

# 政坛笼罩在民粹主义阴影之下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教授、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2017 年的欧洲,尽管没有飞出诸如英国脱欧那样令人诧异万分的“黑天鹅”,但政局焦灼、喜忧参半、纷杂无序:欧洲多国选举呈现出传统建制政党和右翼民粹政党的对决,开放、支持一体化和封闭、反一体化、去全球化之争。这反映出欧洲政坛传统建制政党走弱,民粹势力坐大,政坛右倾化加剧的事实。同时,围绕着英国脱欧谈判进程,英国内部和英欧间也不断上演激烈博弈的戏码。在欧盟层面,试图重整旗鼓、推动一体化再出发的雄心 and 尝试遭遇民粹的阻遏,部分成员国的离心倾向相对上升。

## 多国大选涉险过关

从相关欧盟成员国的选举结果看,总体来说有惊少险,涉险过关。

3月的荷兰大选成为了本年度欧洲国家选举的风向标,不是要选出最好的,而是要反对最差的。看点是当值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所领导的荷兰自民党和有着“荷兰特朗普”之称的维尔德斯所领衔的主张反伊斯兰、反欧盟、反移民政策的右翼民粹政党荷兰自由党之间的对决。最终自民党胜出,勉强赢得选举,算个不坏的开端。4-5月间的两轮法国总统选举则被称为历史上最难预测的一次法国大选。由于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以及质疑一体化、反全球化的极右翼法国国民阵线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对法国和欧盟来讲这次大选可谓生死攸关,堪称欧洲和法国的路线和方向之争。在勒庞毫无悬念地挺进第二轮后,异军突起、非左非右、强调亲欧、推动欧盟建设、用数字经济拥抱全



■德国总理默克尔(左)、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十月的欧盟秋季峰会上碰面 图二〇

全球化的共和国前进党的领导人马克龙不仅最终以 66% 拿下大选，而且在此后的议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大获全胜，让法国和欧洲、乃至世界悬起的心总算复位。而 9 月的德国大选，尽管联盟党和社民党均创下史上最差成绩，但无悬念地稳坐德国第一、二大党的交椅，基本无民粹政党上台执政之虞。

## 欧洲政治图谱右移

但民粹主义政党在这几个国家未能上台并不意味着欧洲再无后顾之忧。民粹主义思潮在欧债危机、难民移民危机及恐袭等内外安全问题的加持下,在欧洲政坛登堂入室,欧洲政治图谱右移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荷兰，输掉大选的荷兰自由党获得的选票较上届相比反而多了 5 席，而获胜的自民党却少了 10 席。而竞选后期吕特强硬回应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上所反映出来的政策收缩和向右倾斜，即是自由党主张影响民意，并束缚自民党、使之右转的明证。

在法国，国民阵线毫无悬念地挺进第二轮，最终取得 34% 的历史最优成绩，其保护法国产业等主张为胜选后的总统马克龙所吸收。而传统中左翼社会党和中右翼候选人首轮即被淘汰，反衬出民粹政党在法国政坛已蚕食了大量地盘。

在德国，极右的另类选择党一举获得近 12.6% 的选票，使德国在战后 60 余年里首次出现极右翼政党挺进联邦议院的“灰犀牛”事件。此后，德国联盟党与自民党及绿党的“牙买加”组合失败，如果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另类选择党很可能成为议会最大的反对党，直接掣肘德国的内政外交。

而在奥地利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奥

# 经济复苏向好但一体化遇阻

徐明棋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2017年,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与相关政策刺激令欧洲经济更快复苏,但要彻底走出低谷,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

## 今年加速复苏

经合组织把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预测调高至 1.8%，这是自 2009 年欧洲债务危机以来经济增长形势最好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预测的 2017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更是提高到了 2.1%，未来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将有可能持续维持这一增长势头。

欧盟经济终于开始走出低迷，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经历长达8年的低迷，欧洲在去年就逐渐走出泥潭，开始了逐步复苏的步伐。今年的增长势头进一步增强。原因二是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欧洲央行从2015年3月开始每月购买500亿欧元的债券，2016年3月10日又宣布从当年4月起将购债规模扩大至每月800亿欧元，并下调欧元区主导利率5个基点至零，下调欧元区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2016年12月8日，欧洲央行又将购债期限从原来2017年3月延长至2017年12月，到了2017年10月26日，欧洲央行在原计划购债计划快到期之前，又再次将购债计划延长至2018年9月，只是从2018年月起购债规模从每个月600亿缩减至300亿欧元。连续三轮的量化宽松，使得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已与美联储的三轮量化宽松规模不相上下，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逐渐显现。

原因三是全球经济经历长期调整后,逐步进入复苏的高潮阶段,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强劲,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企稳,这对于欧洲出口也带来了较好的效果,带动了德国等几个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

## 风险不容低估

尽管如此,欧盟面临的风险仍不容低估。除了脱欧谈判带来的风险,还有诸多挑战。

首先是地缘政治风险。中东局势不稳以及  
与俄罗斯的关系难以正常化,都会给欧洲经济  
带来很多不确定和负面影响。中东石油对欧洲  
的重要性超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中东离欧洲  
很近,新的军事冲突如果爆发,难民问题又会  
令欧洲头疼。而在欧洲内部,极右政党在德法  
都有了长足发展。极右翼政治力量壮大,影响  
力上升,对于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不可小觑。  
德国目前组阁谈判不顺,联合政府前景仍不够  
明确,都是内部政治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也可能成为欧元区风险。目前欧元区内部对于欧洲央行政策存在争论，欧洲央行持续的量化政策已遭到德国一些机构和人士的反对。如果未来欧元区通胀有了明显上升，欧洲央行将不得不迅速退出量化宽松，甚至不得不提高利率。如果欧洲央行比原先计划的时间表提前退出量化宽松，可能给欧洲经济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新的风险和冲击。

如果欧洲央行退出量化宽松,欧洲银行危机可能重新爆发。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在欧债危机爆发后都出现了银行大面积资不抵债的困境,后来经政府注资和解救,逐渐得到缓和。总体上看,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业问题在银行联盟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构建后逐步得到缓解。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帮助银行缓解困境。但未来在通胀启动后,欧洲央行将不得不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届时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银行危机可能再度浮现。如果欧盟以及这些国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些挑战,意葡银行危机可能成为影响欧盟未来经济增长的风险源。

再次，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推进面临不小的麻烦。在《罗马条约》签署 60 年的今天，欧盟一体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债务危机放大了成员国间的发展不平衡，也加深了成员国间的不信任。现在经济复苏开始后，这种不平衡仍在加大，德国和北欧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势头较好，而南欧以及一些中东欧国家经济状况较差。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内部存在着一种“去一体化”思潮，英国退欧虽然没有直接引发其他国家的退欧潮，但对欧盟现有机制和欧盟主要成员国试图推进财政一体化、社会政策一体化等议题，很多国家表示了不满。在一些本就存在民族矛盾和纠纷的国家，分裂主义思潮更是把很多矛盾与欧洲一体化纠缠在了一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维谢格拉德集团也被西欧主要国家看成是对一体化潜在的威胁。虽然多速一体化进程已成为现实，但在机制上形成多速一体化仍难以达成共识，这将给欧盟的内部政治稳定和维持现有一体化机制带来挑战，也会影响欧洲的经济发

最后，欧盟与美俄关系不确定性增大。特朗普对德国的不满溢于言表，而对英国的支持又让欧洲，尤其是德法不满。美欧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以及双方在北约中权利与义务问题上的分歧也在加大。美欧既是政治盟友，又是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如果这些摩擦不能克服，会给欧美贸易投资的扩大带来不利。在对俄关系问题上，欧盟成员国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加上美国国内反对俄罗斯势力继续对特朗普施压，欧盟短期无法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将导致欧俄经济和贸易难以顺利发展，对于欧盟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险点。

未来,欧盟仍需花大力气在全球化和内部一体化之间寻求平衡,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合作,才能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英国脱欧谈判无疑仍是今年欧洲时事的焦点。但这注定是个冗长的过程,且困难重重。

# 欧谈脱欧困

丁纯：在英国国内，梅首相打着增强自身合法性和巩固执政地位，以及推进脱欧进程的如意算盘，却错判了形势，低估了民众对英国脱欧的态度分歧和对内部民生的关注。她试图借助当时保守党居高不下的民调，提前三年大选，锁定胜局，以获取在脱欧谈判中的强势地位。但6月举行的大选却让她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反而令保守党失却了组阁优势，形成“悬浮议会”，被迫与北爱民主统一党组成少数内阁。

# 重重重重

英国内部对脱欧进程和条件的分歧以及相对弱势的梅政府，在空前团结一致的欧盟 27 国面前，相较此前的硬脱欧姿态，无疑缺少主动权，在分手费、与爱尔兰边界问题以及欧盟公民在英权利等三大谈判焦点问题上做出的妥协显然更多。尽管年底双方达成协议，初步就第一阶段问题如期达成妥协，明年得以就脱欧的核心问题贸易关系展开谈判，但此前第一阶段谈判差点因北爱民主统一党反对而在和北爱尔兰边界问题上谈崩。“软、硬”边界搁浅恰恰反映出英国内部在脱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英欧脱欧谈判中存在的的不确定性。

**徐明棋：**未来，英国与欧盟在自由贸易关系上的谈判也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英国是否要继续遵循欧盟金融监管相关准则等问题上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对于英国和欧盟之间金融市场的稳定会产生重要影响。

# 英欧谈脱欧困难重重